

# 當代綠林豪俠

張守初

## 奇人奇事值得一記

清末民初中原有一處「綠林大學」，傳授出來的豪傑很多，北伐前後因贊助統一有功，經招安後位至將軍者要在百人以上。我曾在黃埔軍校畢業，黃埔軍校的教職員大多數為保定軍校出身，一部分為日本士官及其他學校出身者。我這個黃埔生和保定官校先進們有師生之誼，和「綠林大學」本來扯不上關係，但因北伐期間曾做過特別工作（在戴笠之前並非軍統局人員），以及後來軍警職務關係，和「綠林大學」出身的高級軍官接觸較多，所以對於他們的生活狀況認識也較真切。

話說西漢末年，王莽篡漢，湖北省當陽縣新市王匡起兵於綠林山中，其部隊號稱綠林軍。唐李涉旅行途中，在江邊遇盜，強盜數人闖入船中意圖劫財，看見李涉正在燈下作詩，問他是什麼人？李涉報出姓名，盜首頗慕風雅，抱拳致敬：「原來是李學士，多有得罪！可否贈詩留作紀念？」李涉即與以七言絕句題贈：「暮雨瀟瀟江上村，綠林豪客夜知聞；他日不用相迴避，而今世

上半是君。」後世稱盜匪為綠林豪客。北伐完成後，筆者常和綠林出身，經收編後的國軍將領接觸，他們戲稱：「你們是黃埔生，我們是綠林大學出身，我們沒你們有學問，可是我們的學校創立比你們黃埔軍校歷史悠久。」所以凡是土匪招安的軍官都自稱綠林大學畢業，習以為常，別人也都以此稱呼他們。中原伏牛山號稱八百里老林，向為盜匪淵藪，因此他們說綠林大學原創立在湖北，後來遷校於伏牛山中。這些人丟下屠刀，也曾作了許多好事，並不全是壞人，許多奇人奇事，值得一記。

## 盜匪招安妓女從良

王陽明先生說：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；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。」世人多以二分法稱好人和壞人，筆者向持反對論，因為好人和壞人本無嚴格界限，大家常說「三代以下無完人」，我認為三代以上也沒有完人，試問周公、孔子是否曾犯過錯誤？我認為人性有善有惡，好人有時也會做壞事，壞人有時也可做出好事，所以好人和壞人並沒有絕對的界限

。我看過很多西洋名著，多半是善惡兩面的客觀描述，幾乎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，我國人著作多半誇大頌揚好人，對於壞人描寫得窮兇極惡，甚至說盜匪都是巨口獠牙，殺人不眨眼，或者是以偏概全，有失客觀公正。妓女是壞人？生張熟魏，朝秦暮楚，婊子無情，唯利是圖。可是妓女從良大多數都能改邪歸正，甚至相夫教子，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業，比良家婦女並不少差。正史可考者有曹操之妻卞氏生四子，曹丕、曹植更是出類拔萃的人物；宋朝梁紅玉嫁韓世忠，助夫抗金兵為歷史佳話。歷代及現代的妓女從良後都能安於家室，當然也有極其少數人依然放蕩邪淫者。歷代及近代的盜匪招安後都能盡忠國家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，當然也有極其少數人招而復叛，惡行不改者，盜匪招安正和妓女從良一樣情形。

唐初瓦崗寨盜匪程咬金（知節）、秦叔寶、徐茂功等人投順李世民，掃平羣雄，建立大唐基業，晉升至國公爵位，斑斑有正史可考。宋朝洞庭湖巨盜王佐，伏牛山草寇牛泉經岳飛招安後，忠心報國，屢建奇功。山東梁山泊羣盜宋江、武松等人經招安後，平定方臘，遠征遼邦，民間流

傳遍及全國，至今仍為影劇題材。我並不是有意頌揚盜匪行為，而是認為誤入歧途的強盜，能够改邪歸正，應該給予自新向善的機會。

### 張鈞自稱「老賊頭」

張鈞字伯英，河南省新安縣人，他不是綠林出身，但和綠林豪傑有深厚的淵源。他二十幾歲時是清末新軍中的排長，武昌起義後他在陝西省漢中響應。率領弟兄十八人夜間衝入清軍總兵衙門，威逼總兵官，聲言四週已被大軍包圍，勸他宣布投降。第二天他宣布獨立，自稱漢中都督，袁世凱繼任大總統後，改任陝南鎮守使，並任官略威將軍。民國七年于右任回陝組織靖國軍，張鈞召集舊部及綠林豪客（第五路司令郭堅即是綠林出身），和于右任合作，任靖國軍副總司令。北伐勝利後，出任河南省清鄉督辦。民國二十二年秋，從駐馬店乘自用汽車赴潢川，督剿徐向前之紅四方面軍，行經汝南與新蔡縣交界處，突然從高粱棵中（俗稱青紗帳）衝出數十名土匪，攔路搶劫。隨從衛士欲開槍射擊，他說不用開槍，於是高聲喊叫：「你們是那路朋友？真是大水冲倒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一家人，誰不知道我張鈞是老賊頭！」數十名土匪圍視而立，隨後鞠躬致敬，匪首說：「誤會，誤會！不知道是督辦，得罪，得罪！」隨就竄回高粱棵中，讓張督辦安然通過。

### 抗戰紅禍兩段軼事

抗戰期間，張鈞任軍事參議院上將副院長，

家住西安城內，蔣委員長巡視西北時，曾親往張府看望。當時張鈞正在內房吸鴉片煙，不期委員長突然蒞臨，衣服不整出房迎接，急命家人將床舖上擺設之煙燈、煙具收藏後再恭迎委員長入內客廳休息，委員長 蔣公為團結禦侮，對於抗日愛國人士多予寬容，對於西北軍將領生活，當時並不苛求。張鈞派副官張茂天回洛陽買鴉片購煙土，張副官返抵西安火車站時，遇到憲兵檢查，憲兵問張副官手提袋中是什麼東西？張回答：「煙土」，憲兵說：「攜帶煙土是犯法的，跟我到憲兵隊去！」張說：「犯不犯法我不知道，我是奉張副院長之命回洛陽買來的，你去問張副院長好了。」憲兵當然知道張副院長的來頭，又懷疑有人冒充，企圖逃避刑責，於是三個憲兵跟蹤張副官直到張副院長官舍。張鈞問副官煙土買來了沒有？又問門外憲兵是幹什麼的？副官說是來抓煙犯的，張鈞怒聲高叫：「不認識字也摸摸招牌。」此事當然是不了了之，不過這種目無法紀的惡行，真令人厭惡。

民國三十八年秋，政府任命張鈞為川陝鄂豫四省邊區綏靖主任，在重慶籌設綏靖主任公署，筆者當時任第七縱隊司令，歸張鈞節制。有一天在張鈞宴請所屬部隊隊長聚餐時，他笑着說：「我在張賊頭佔山為王是拿手，老弟們，跟我幹，管保有好戲看。」月餘戰事逆轉，邊區綏署撤退到成都，十二月初，劉文輝、鄧錫侯邀請張鈞聯名通電降共，張鈞說：「爲人要講義氣，蔣委員長待我十分够意思，我不能忘恩負義背叛他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我也不能制止你們背叛，各行其是好了

。」成都淪陷後，中共軍管會以戰犯罪名，把張鈞在他寓所看管起來，請示發落。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親往拜訪，因為賀龍也是綠林出身，「英雄」相惜，相見時熱烈握手大笑。張鈞說：「你現在抖起來了，貴為方面大員，我做了階下囚，任殺任剮，絕不皺眉頭。」賀龍說：「言重了，我不知道這些毛頭娃兒們如此胡搞，多有得罪。」於是叫來看管負責人說：「張伯英是辛亥革命元勳，現在是我的上賓，不許難爲他，衛兵撤走，任其自由行動。」後來張鈞返回新安原籍，仍舊經營他的私人煤礦，數年前以九十時病逝故里

### 李老末如文雅書生

筆者在中外雜誌一八六期「袁世凱子孫五行」一文中，談到袁不同所領導的河南自治軍，其五個路司令都是綠林出身。司令之一李老末本名李萬如，在他們拜把兄弟中最年輕，當時只有二十幾歲，也讀過幾年書，文質彬彬，不像土匪巨盜。在拜把兄弟中年齡最小者本應稱老么，但是匪徒忌諱多，公與天同音，不吉利，所以稱謂老末。十五年秋唐生智下令解散袁不同的暫編第一軍，各師長又回到河南敵軍陣營，李老末投效劉鎮華的鎮嵩軍任師長。十六年五月，馮玉祥師出潼關，劉鎮華眼看吳佩孚大勢已去，歸順馮軍，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八方面軍，轄三個軍共九個師，李老末仍任師長。北伐統一後，李老末娶到開封藝術師範的宋姓校花爲妻，夫婦恩愛異常，也可稱得上「英雄美人」。

一般人都認爲土匪粗野蠻橫，難與相處，我

以為也不盡然。土匪也是人，自有人性，在打家劫舍時或在求生存的時候，不得不兇暴，而人性依然存在，對於弱者則不施兇暴，尤其是對於女人更加客氣。李老末能娶到如花似玉的嬌妻，當然體貼愛護無微不至了。民國十五年秋，筆者奉命接洽收編袁不同的河南自治軍時，和李老末部下的一位團長閒聊，他很得意的叙述他的「戀愛史」，他說：「當我們攻下羅山時，拉到一位女教師，晚上陪我吃酒，酒後同床共枕，第二天早晨，我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平白的糟蹋了女老師。我把手槍裝上子彈給她說：『我真該死！糟蹋了你，你把我打死了吧！』那個俏娘們笑着說：『我愛你的豪爽，捨不得傷害你。』於是我們纏綿了好幾天，她也願意跟着我走，可是袁總司令下令不准拐帶婦女。」

### 盜亦有道却講信義

五十多年前的婦女，多半受舊禮教的束縛，不苟言笑，更受到大男人主義的折磨，一旦遇到浪漫狂妄的青年匪徒，如出籠之鳥，雙棲雙飛，放蕩不羈，各得其樂，便忘却身在何處了。就是現在也有些少女熱愛嬉皮流氓，狂歡取樂，不顧一切了。「盜亦有道」，土匪中不成文的法規：「要錢不要人，要人不要錢。」所擄來的男票稱「葉子」，女票稱「花葉子」，審查男女票稱「濾葉子」，按其家產多少開出價碼，通知其親人來贖票。對於來接洽贖票的中間人以客禮相待，也可以討價還價，即如談不成交易，也仍以客禮

護送出境。錢到放人，票的家人無錢贖票，暫時扣留，真正沒有錢贖回，男的勒其入夥為盜匪，女的則做賊婆，撕票的事情不及百分之一。曾聞有被家人贖回的女票又逃往匪窟，而土匪却講信義，不再收留。

### 戴民權一肚子忠心

戴民權原名戴正字端甫，也是綠林出身，大家都稱他為「老戴正」，較為粗獷，招安後改名戴民權。收編後的番號是陸軍第四十五師（後來數次整編師長也換了數人），他不僅是改邪歸正，而且「忌匪如仇」，捉到盜匪不問首從一律處死，所以盜匪恨之入骨，也畏懼他的作風，只好散夥，減少了人民的災害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戴民權率部參加圍剿大別山區徐向前之紅四方面軍，甚有戰功，蒙蔣委員長召見。他到南京軍委會報到登記，委員長批示訂於某日晚八時在軍委會接見。他一生沒有見過大場面，心中惶恐不安，不知如何應對，找到河南同鄉立法委員劉覺民，請他陪同晉見，以便從旁邊指點。他和劉委員二人到軍委會，由侍從人員引見委座，一進客廳，雙腳併攏一鞠躬，委座起立含笑相迎，連說：「請坐，請坐！」戴說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敢。」楞了半天，劉委員扯扯他，低聲說「你就坐下」，他突然說：「委員長喝湯啦？」，委座不明何意，劉委員代為解釋：「我們河南人晚飯多半吃湯麵條，所以吃晚飯叫做喝湯，這是晚間的問候話。」委座便含笑說：「

我喝過了。」詢他身家及作戰情形，他結結巴巴說了個大概，委座訓勉後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？他起立雙腳一併，挺着胸膛說：「俺……俺……俺……心裡有……有，就是說不出來，俺……有……一肚子忠心。」委座說：「我知道，你是個忠心耿耿的人，不要緊張，在南京多玩幾天，輕鬆輕鬆。」然後對劉委員說：「戴師長來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請你陪着他到處玩玩。」叫侍從人員取出二千元法幣（約合現在新臺幣五六十萬元）贈送給戴師長，他歡天喜地的走出軍委會。

他二人走出軍委會大門，戴民權說：「委員長真偉大！非常愛護部下，真够意思！我怎麼報答他？」劉委員說：「你能盡忠國家，愛護人民，就是報答他了。」他在南京玩了幾天，先是謁中山陵，再遊玄武湖、夫子廟等名勝地區，真是如劉佬佬進了大觀園，五光十色令他目眩，也鬧了不少笑話。返回駐地後，召集官兵訓話：「我到南京玩得很開心，委員長對我很够意思，我先是緊張不敢去見他，想不到他那樣的隨和，對人那樣的親切。我發誓盡忠報國，愛護人民。你們聽着！誰要是不忠不義，騷擾人民，就叫天打雷劈！」他在勒共與抗日戰爭中的確表現很出色，實在由於蔣委員長精神感召，使他才有卓越良好的表現。

### 孫殿英有飯大家吃

孫殿英原為北洋軍的連長，他深知「要升官拉大桿」的道理，你想從一個連長升到大官有多

少階梯，要等多麼長久的時間？他天生聰明機智，並有江湖氣魄，對待部屬熱忱親切，重義輕財，他常說「有飯大家吃，有錢大家花」，所以這一連人好像大家庭中的親兄弟。當他駐防河南新鄉縣城郊外村莊時，見到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，突然夜間緊急集合全連官兵講話：「弟兄們！我們共患難很久了，像一家親人，我們要想升官發財是多麼的困難，要升官拉大桿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想帶着你們弟兄出去闖運氣，運氣好了升官發財，運氣不好也可能丟掉老命。願意的跟我走，不願意的絕不勉強，送路費回家。」他講畢大家高聲附和，只有少數人不敢冒險，拿到錢回家了。他全連攜械詳變，在魯西豫東一帶闖蕩，不到一年就拉到二萬多人，經「直魯豫軍總司令」張宗昌收編。孫殿英高升軍長，這像坐直升飛機，一步登天，水漲船高，他的部下也以次高升。十七年二期北伐，張宗昌潰敗，孫軍投效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閻錫山部，仍任軍長。

北伐完成後，孫殿英部駐防河北省薊縣一帶，滿清東陵也在他的防區範圍之內。大家都升官了，第一個志願已經實現，於是就想到發財的辦法。東陵是滿清歷代帝王及慈禧太后的埋骨處，陪葬的金銀珠寶玉器一定很值錢，他下令貼出布告，說要舉行實彈演習，在東陵四週數公里外遍插紅旗，布置崗哨，禁止外人進入。令工兵營爆破，炸毀陵墓，取出金銀珠寶玉器無數。取出慈禧太后屍體時，因為施用防腐物品，完好如生，待數小時後，經太陽照射，即行腐化。孫殿英挖墓事件震驚中外，政府下令查辦，大家都知道馮

玉祥是極端派。他聲言：「挖得好，革命最徹底！」

閻錫山則一再敷衍，此事終於不了了之。按孫部歸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節制，其防區亦在閻氏勢力範圍之內，閻氏應負全責，他敷衍搪塞，不積極查辦，不能不令人懷疑他有包庇。傳言他接受孫殿英賄賂許多名貴玉器，是否事實，不得而知。至於也賄賂馮玉祥許多珠寶，則不大可能，因為孫部不受馮氏管轄，而馮氏不避嫌疑，直言挖得好，揆之情理，馮未受賄。是否還有其他人員受賄？傳說紛紜，就無可稽考了。

孫殿英把大批金銀珠寶玉器運送到天津、上海各國租借地方變賣，所得金錢本著「有錢大家花」的原則，依照階級高低分配給部下，據說每人所得超過一年的薪餉，他第二個願望也實現了。孫殿英除了升官發財的思想外，他異人之處是升官不改本性，發財是不積聚守財。他官升得快財發得快，在他心目中大官不值得驕傲，財富在於善為運用，絕不做守財奴。因此他交遊廣闊，慷慨好義，濟助朋友毫不吝惜，對部下有求必應，「孫老殿」在華中華北一帶黑白兩道中是響噹噹的人物。他聰明機智，不僅是帶兵作戰有方，而且精於賭博、麻將、撲克、骨牌樣樣精通，擲骰子要幾點就是幾點，累牌暗記配合擲骰子，更是得心應手，想贏就贏，想輸就輸。人人都想贏錢，他為什麼想輸呢？他和利害有關的人，或者是和經濟困難的朋友賭博，每賭必輸，遇到獲得不義之財的暴发戶，就大撈一票，這也是他「打富濟貧」的行爲之一。一次他在和幾位朋友聚

賭時，筆者親眼看見他表演絕技。

## 死守湯陰大節凜然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孫部奉命駐防豫北湯陰縣，三十六年秋，共軍劉伯誠帶領十餘萬之衆，進攻湯陰，孫殿英以二萬餘人與共軍在城外血戰十餘日，孫部傷亡過半，共軍傷亡更多。孫部退入城內待援，數電各方請援，某軍事首長說：「以毒攻毒，讓共匪消滅雜牌軍隊好了。」劉伯誠久攻不下湯陰城，就遣使勸降，開出的條件是：「給孫部一個軍的番號，不改編，不派政工人員，只要換旗幟帽徽而已，撤出城外，另行指定駐紮地點。」

孫殿英回答：「雖戰至一人，決不投降。」他本著「兩軍交戰不斬來使」之義，把來人送出城去，叫他回報劉伯誠，各行其志，決一死戰好了。外無援內無糧，以饑餓傷殘之數千士卒，堅守四十餘日，終於城破被俘。劉伯誠以英雄好漢相惜，親自勸降：「中央認為你是雜牌軍隊，坐視不救，你何苦這樣固執？」他回答說：「寧叫人負我，我決不負人，生為國軍將領，死為軍人魂，要殺要刮，悉聽尊便。」因為他不肯屈服，就以戰犯對待，終於折騰至死。湯陰一失，平漢鐵路中斷，國軍北上增援華北便感困難，影響大局非淺，這是亂戰爭中一大敗筆。敵人吃掉我們一個軍，他們便增加一個軍的兵力，如此不斷的消長，我們從優勢逐漸轉為劣勢，大局就不堪設想了。